

[中国科技教育史话]

创建近代中国大学数学系 是为数学教育的先驱 提携后学不拘一格育英才 堪称慧眼独具之伯乐

文_王渝生

王渝生，中国科学院理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协会副理事长，中国科技馆研究员、原馆长。



熊庆来邮票像



熊庆来在工作

今年是中国近代数学教育的先驱、中国数学界的伯乐熊庆来诞辰 120 周年。

熊庆来（1893.10.20—1969.2.3），字迪之，云南弥勒人。父亲熊国栋曾在河北和云南任过儒学训导和儒学教谕。熊庆来天分极高，四五岁即受启蒙教育，小小年纪便满腹经纶，喜好诗词书画。后就读于新式学堂“朋普学校”，兼习中学、西学，文理皆通。

1907 年，熊庆来考入云南方言学堂（当年改名为云南高等学堂），期间因参加反对英法霸占七府矿权的运动而受到校方当局的“记过”处分。

1911 年辛亥革命后，熊庆来考入云南省立一中附设的英法文专修科习法语，该校是云南地方当局为向欧美派遣留学生而举办的，直接由洋人授课。熊庆来以优异成绩被录取为留学比利时的公费生，到比利时包芒学校预科班，攻读采矿专业。

1914 年“一战”爆发，德国占领比利时，熊庆来辗转荷兰、英国，最后到达法国，进入圣路易中学专修班改学理科。他给家中写信道：“戏院、酒店、舞厅，男不喜入。谚语道：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男以努力读书为要。”

在法国，熊庆来先后就读于格诺布大学、巴黎大学、马赛大学、蒙伯里大学等欧洲名校，学习数学、力学、天文学、物理学等课程，听过居里夫人所作的“核裂变与政治的、科学的、军事的意义”等学术报告，使他眼界大开。

1920 年，熊庆来获得了法国理学硕士学位。

1921 年春，熊庆来回到故乡云南，任教于云南甲种工业学校和路政学校。

1921 年秋，东南大学（今南京大学的前身）校长郭秉文延聘熊庆来，创办了算

学术是不能完工的一座宝塔
我们每人都可以加上一些碑石
熊庆来题词
一九六九年

熊庆来题词

学系，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高等数学系。28岁的熊庆来任系主任和教授。

在此之前，中国大学数学系水平不过相当于当时欧美国家中学数学程度。熊庆来在担任系主任5年中，自编了《平面三角》、《球面三角》、《方程式论》、《微积分》、《解析函数》、《微分几何》、《力学》、《微分方程》、《偏微分方程》、《高等算学分析》等10余种大学高等数学的教材，这也是第一次用中文写成的近代数学教科书。

在此期间，熊庆来和何鲁、胡刚复资助学生严济慈到巴黎攻读博士学位，由于严济慈在数学、物理等方面的杰出表现，法国从此开始承认中国大学的文凭。

1926年，熊庆来转到清华学校（1928年改名清华大学）任教，担任算学系教授兼主任。1929年主持成立清华大学算学研究部，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近代数学研究机构。次年招收第一届硕士研究生，陈省身便在这一年入读。

熊庆来爱惜和培养人才的高尚品格，深受人们的赞扬和敬佩。早在1921年，他在东南大学当教授时，发现一个叫刘光的学生很有才华，经常指点他读书、研究。后来又资助家境贫寒的刘光出国深造，并且按时给他寄生活费，甚至卖掉自己身上穿的皮袍子，给刘光寄钱。刘光成为著名的物理学家后，经常满怀深情地提起这段往事，他说：“教授为我卖皮袍子的事，10年之后



我们有相同的老师——熊庆来（左起：华罗庚、陈景润、杨乐、张广厚）

才听到，当时，我感动得热泪盈眶。这件事对我是刻骨铭心的，永生不能忘怀。他对我们这一代多么关心，付了多么巨大的热情和挚爱呀！”

1931年，时任清华大学算学系主任的熊庆来在《科学》杂志看到一篇发表于1930年的论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不能成立的理由》。仔细阅读完论文，熊庆来把目光转向论文的作者，华罗庚，这是一个陌生的名字。熊庆来多方打听，终于了解到华罗庚初中毕业后就辍学在家，后在金坛中学当一名庶务员。求贤若渴的熊庆来马上设法把华罗庚请到清华，让他边工作，边旁听数学课程。结果仅仅几年后，华罗庚即成为驰名中外的大数学家。这就是广为流传的熊庆来慧眼识华罗庚的佳话。

1932年，熊庆来代表中国赴瑞士苏黎世首次参加国际数学家大会。会后在巴黎从事研究工作，1934年以《关于无穷级整函数与亚纯函数》论文获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该函数论方面的研究定义了一个“无穷级函数”，国际上称为“熊氏无穷数”。

1934年，熊庆来从巴黎返回国内后继续在清华大学担任数学教授兼系主任。

1937年，应云南省主席龙云之邀，熊庆来担任云南大学校长至1949年。其间该校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惨淡经营获得重大发展，成为中国著名大学之一。

熊庆来后来回忆说：“我鉴于那时国家教育、学术发展甚不平衡，感觉能

在西南经营一健全的大学，应有重大意义，尤其当国势艰难之时。我认定只有在云南办好自己的大学，使很多青年易得深造机会，不必舍近求远，才能满足建设的需要。”

这位性格平实、举止言谈缓慢而持重，讲一口低沉慢语速云南话的校长，有条不紊地从办学规模、专业设置、教师聘任、招生制度和学校管理诸方面对云大进行改造。有的放矢地提出了办学的五项原则：慎选师资，提高学校地位；严格考试，提高学生素质；整饬校纪；充实设备；培养研究风气，并大量引进聘请优秀教师和学者到校任教。

12年间，他使云南大学一跃成为门类齐全、具有相当水平和规模的大学，跻身于全国有名大学的行列，实属不易。

1948年，熊庆来与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一起应邀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举行的世界教育大会。由于云大成为“民主堡垒”，在熊庆来离校不久，便被当局宣布解散整顿，熊庆来随即被解职。

世界教育大会结束后，熊庆来暂留巴黎做研究工作，1951年因脑溢血而致半身不遂，但他始终意志坚强，继续坚持从事研究工作，拒绝台湾邀请，留在法国至1957年。

1957年6月，在《关于亚纯函数及代数体函数，奈望利纳的一个定理的推广》一书完成后，熊庆来回到祖国，来到北京，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全国政协第三届委员、第四届常委等职。他拖着伤残的身体，为国家培养数学人才，后来成为著名数学家的杨乐、张广厚就是在1960年代经他精心指导的。

“文革”期间，熊庆来和许多科学家一样受到冲击，1969年2月3日夜含冤而逝，终年78岁。9年后的1978年3月，中科院为熊庆来平反昭雪，骨灰安放八宝山革命公墓。华罗庚为恩师写下了催人泪下的《哭迪师》的挽词。■